

江苏省高师函授教材

古代散文選

第三册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組編

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出版

說 明

- 一、古代散文选第三册，继第一、第二两册之后，仍按記敘、論說、抒情三种文体分类选篇，計选記敘文二篇，論說文七篇，抒情文二篇。
- 二、本册重点仍在論說文。其中包含較广，有文艺理論論文，有学术論文，有論文体源流之文，有政論文。內容一般較深，学习时要求較多心力，希讀者注意。
- 三、个别篇章如韓愈《原道》，其入选主要由于艺术性考量及其在文学史上特殊地位，思想內容，要求讀者以批判眼光学习，认清其实质。又如王念孙《說文解字注序》，学习时，教者要求多方举例，学者要求举一反三，期在略示古汉语之內涵，为以后学习古汉语指示途径。
- 四、抒情文选篇虽少，但篇幅均长，分量不輕，学习时希望从切实理解課文入手，要求不受典实的束縛而能貫串文句，体会作者感情。
- 五、本册选駢文二篇，駢文在各体作品选中，无所系属，但在古代曾为盛行一时文体，故附录散文选中，以见一斑。

目 录

一、說 明

二、課 文

魏其武安侯列传	1
苏武传	34
梓人的筓虞	43
原道	48
劝学	57
五蠹	69
序志	86
古文辞类纂序	99
說文解字注序	108
报任安书	114
哀江南賦序	135

三、練習篇

典論·論文	153
与陈伯之书	156
伶官传序	160

四、編后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

司馬遷

魏其侯竇嬰者^①，孝文后从兄子也^②。父世觀津人^③。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④，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⑤。梁孝王者^⑥，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⑦。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后傳梁王^⑧。”太后驩^⑨。竇嬰引卮酒進上^⑩，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⑪。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

①魏其——漢縣，屬琅玕郡，後為侯國。故治在今山東省臨沂縣南。

②孝文后从兄子——漢文帝劉恆的皇后竇姬，生長公主嫫（biāo標）、景帝劉啟和梁孝王劉武。景帝即位，尊為皇太后。武帝即位，更尊為太皇太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卒。从（zòng縱）兄，堂兄。魏其侯竇嬰父親是后的堂兄。从兄子，堂姪。

③父世觀津人——自父親以上世代代是觀津人。父世猶言家世。觀津，漢縣，屬信都國，本戰國趙地。故治在今河北省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④嬰為吳相——吳是漢初的王國。劉邦兄代王劉喜的兒子劉濞（pì嬖）被封為吳王，竇嬰在漢文帝時曾為吳國相。

⑤詹事——原是秦時官名，漢因之。宮中皇后或太子掌管事務的官，都稱詹事。

⑥梁孝王——名武，文帝第二子，與景帝同母，初封代王，後改為淮陽王，最後改封梁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四月卒。死諡孝。梁孝王好文學，當時知名的文學家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都會依附過他。《史記》有《梁孝王世家》。

⑦因昆弟燕飲——於是按照民間兄弟之親燕飲，有不拘君臣儀節的意思。燕，私。燕飲，敘私親的宴會。

⑧千秋之后——猶“百年之后”，統治者諱言死去的一種說法。

⑨驩——同“歡”，高興。

⑩引卮酒進上——引，舉。卮酒，就是酒杯。卮，酒器。進上，獻給景帝，意思是因景帝說錯了話而罰他一杯酒。

⑪薄其官，因病免——自嫌這種官職的無作用，托病辭免。薄，不重視。因，借故，借口。

入朝請^①。孝景三年^②，吳、楚反^③，上察宗室諸寶母如寶嬰賢^④，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⑤。太后亦慚。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詎邪^⑥！”乃拜嬰為大將軍^⑦，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⑧。所賜金，陳之廊廡下^⑨，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⑩，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⑪。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⑫。

①除寶嬰籍，不得入朝請——削除寶嬰宮門通籍的名字，不許他再出入宮廷，參與朝請之列。門籍，宮門有禁，守門處有被准許出入者的名冊（猶之通行証），叫做通籍。如非侍衛或有通籍的人，便不得入。朝請，古代諸侯王春朝天子叫“朝”，秋朝天子叫“請”。請字讀第四聲。

②孝景三年——公元前154年。

③吳、楚反——漢景帝劉啟立，宗室諸王不服；景帝又用晁錯的建議，削減吳楚等國的封地，因此景帝三年，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等起兵反。因是役吳為主，楚為大藩，所以史稱“吳、楚七國”。事詳《史記·吳王濞列傳》。

④上察句——景帝普遍考量劉姓宗室和外家寶氏諸人都沒有像寶嬰這樣有才能的人。外家，外戚之家。楊樹達《漢書窺管》說：“《晁錯傳》：錯請誅諸侯，公卿列侯宗室莫敢難，獨嬰爭之。當此禍發，景帝賢嬰，殆由于此。”

⑤固辭謝句——堅決推辭，說自己身體有病，担負不了這個重任。謝，也是推辭的意思，帶有謙虛之意。任，動詞，讀第二聲，（作名詞時讀第四聲）。

⑥王孫句——王孫，寶嬰的表字。景帝直呼寶嬰的表字，有表示親暱的意思。“寧可以詎邪”，怎麼可以推辭呢！

⑦大將軍——漢官名。《續漢書·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相當于三公的有四種）：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后、左、右將軍。”據《漢儀》，“大將軍”位次于丞相，而前、后、左、右將軍位次于上卿。自霍光后，大將軍為實際執政者，權在丞相之上。

⑧嬰乃言句——寶嬰于是把閑居在家的袁盎、欒布等名將賢士荐進給景帝。“在家”是定語，移在中心詞“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的后面，加“者”字，猶言在家居不任現職的。袁盎（àng昂去），楚人，字絲。曾為吳王相。七國反，盎以為事由晁錯倡議削減諸侯封地而起，乃勸景帝斬錯以謝。七國既破，曾做楚相。后因病罷官。后為梁孝王派人刺殺。事詳《史記·袁盎晁錯列傳》。欒布，梁人，事彭越。彭越伏誅，欒布祭而哭之，几被劉邦所殺，經過辯解，得拜都尉。文帝時為燕相，至將軍。吳、楚之役有功，亂平被封為俞侯。事詳《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⑨廊廡——廊，堂下周屋，即走廊。廡（wǔ午），廊下之屋。

⑩輒令財取為用——就叫他們（軍吏）酌量取用。輒，猶“則”。財，通“裁”，裁酌。

⑪守滎陽，監齊、趙兵——滎陽，今河南滎澤縣地。案當時討伐七國的主帥是太尉周亞夫，他親自帶兵往征吳、楚；另外更派欒布击齊，鄼寄击赵，而由寶嬰坐鎮滎陽，遙制齊、赵兩路軍隊。監，这里作動詞，讀第一聲（作名詞時讀第四聲）。

⑫條侯句——條侯，即周亞夫，絳侯周勃之子；文帝改封于條（《漢書·地理志》作“脩”。顏師古注，音條。隋改脩縣，字亦作脩。后稱亞夫城。在今河北省景縣境），為條侯。事跡附見《史記·絳侯世家》。亢，同抗，高下相當。亢禮，以平等礼节對待。這句的意思是說：每當朝廷議事時，所有列侯都不敢同周、寶兩人平礼相待。在句法修辭上，“條侯、魏其侯”原是賓語，現在前置，變成外位成分（介詞“與”后省略賓語“之”字），是為了突出兩人的重要地位。實即“諸列侯莫敢與條侯、魏其侯亢禮”的意思。

孝景四年^①，立栗太子^②，使魏其侯为太子傅^③。孝景七年^④，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⑤。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⑥，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⑦。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⑧，拥赵女^⑨，屏闲处而不朝^⑩。相提而论^⑪，是自明扬主上之过^⑫。有如两宫螫将军^⑬，则妻子毋类矣^⑭。”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⑮，竇太后数言魏其侯^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臣有爱不相魏其^⑰？魏

①孝景四年——公元前153年。

②栗太子——名荣，景帝长子，栗姬所生，先被立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即武帝皇后陈氏，小字阿娇），想给栗太子作妃子。栗姬因为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以贵幸，甚至超过了自己，因而心中怨恨，没有答应。于是长公主又想把女儿嫁给王夫人（景帝姬）的儿子（即武帝），王夫人答应了。由此长公主对栗姬非常不满，常常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短处。景帝便在七年时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史家书其母姓为“栗太子”，犹武帝之卫太子，史皇孙，皆记母家的姓。事见《史记·外戚世家》。

③太子傅——即太子太傅。

④孝景七年——公元前150年。

⑤数争不能得——屡次争执，不赞成废太子，不能达到目的。数，屡次，旧念入声朔。现在音Shuò。

⑥魏其谢病句——屏（bǐng丙）居，闲居；隐居。蓝田，汉县，属京兆尹，故治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三十里。南山，即今蓝田县东南三十里的蓝田山，当时为朝贵屏居游乐之所。

⑦说（Shuì税）之莫能来——劝说他，但没有一个人能使他回到京城来。莫，无指代词，当“没有人”讲。来，致使性动词，即“莫能来之”或“莫能使之来”的意思。

⑧自引谢病——即“谢病自引”的倒装。谢病，托病。自引，自动引退。

⑨拥赵女——拥抱美女。赵女出李斯《谏逐客书》：“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后用以泛指美女。

⑩屏闲处而不朝——隐避着闲居在南山而不入朝。屏，副词，作为修饰“闲处”的状语。

⑪相提而论——相提，犹言“相对照”。一方面为栗太子被废事争不能得，一方面又因此而负气闲居，把这两个举动互相对照起来看。

⑫是自明扬主上之过——这明明是自己要张扬皇上的过失。

⑬有如句——假如两宫（因不满而）加害你将军的话。有如，假使。两宫，指太后、景帝。螫（Shì逝），原来的意思是指有毒腺的蛇类及昆虫类用毒牙或尾针刺人，这里作“害”解，动词。

⑭妻子毋类矣——妻子被诛灭无遗类了。“毋”通“无”，无遗类，杀尽不留一子作后了。侧重子说的。

⑮桃侯免相——桃侯，刘舍。桃本是侯国，后改为县，属信都国。故城在今河北省冀县西北。桃侯因日食免相，见《史记·孝景本纪》。

⑯数言魏其侯——屡次在景帝面前提到魏其侯，希望让他为相。

⑰太后句——难道太后以为我有所吝惜而不肯让竇婴为相吗？爱，吝惜。

其者，沾沾自喜耳^①，多易^②，难以为相、持重^③。”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綰为丞相^④。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⑤，生长陵^⑥。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⑦，蚡为诸郎^⑧，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⑨。及孝景晚节^⑩，蚡益贵幸^⑪，为太中大夫^⑫。蚡辩有口^⑬，学桀孟诸书^⑭，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⑮，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⑯。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

①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沾沾（Zhān沾或tiān天），自得之貌。

②多易——做事常常轻率随便。

③难以为相、持重——即难以使之为相，难以使之持重的意思。持重，担当重任。

④建陵侯卫綰——卫綰（Wǎn𦇧），大陵（故城在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二十五里）人。以击吴、楚有功，拜中尉，以军功封建陵侯，累迁至丞相。事迹附见《史记·万石张敖列传》。建陵，汉县，属东海郡，故治在今江苏省沭阳县西北。

⑤武安侯田蚡两句——武安，本战国赵邑，汉置县，属魏郡，即今河北省武安县。蚡，（fén焚）。景帝后即武帝刘彻的母亲，姓王。王皇后的母亲叫臧儿，先嫁给王仲，生王信（男）和王皇后姊妹二人（长女王姑（Zhī之），即王皇后；次女儿蚡（xū虚）。王仲死，臧儿更嫁田姓，生田蚡、田胜兄弟。所以田蚡虽和王皇后同母而異姓。

⑥长陵——汉县，属左冯翊。因刘邦陵墓在此，故置该县。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县东北四十里。

⑦后方盛——据王先谦考证，“后”字应为衍字。方盛，正当盛时。

⑧诸郎——《汉书》作“诸曹郎”。即郎中令所属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之类，掌管门户，出充车骑，秩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

⑨子姓——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五）引王引之说，谓：“古谓子孙曰姓，或曰子姓。”王说本宋吴仁杰据《仪礼郑玄注》解。

⑩晚节——晚年。《汉书·石显传》颜注：“晚节，犹末时也。”

⑪益贵幸——地位愈来愈尊贵，愈来愈得到皇帝宠幸。

⑫太中大夫——郎中令属官，掌论议，秩比千石。

⑬辩有口——善于辩论，有很好的口才。“有口”出《左传》。

⑭桀孟诸书——桀（同盘）孟，相传为黄帝史官孔甲所作的铭文，铸在桀孟之类的铜器上，以为后世子孙的法则警戒。诸书，指桀孟这一类的书，属杂家。

⑮即日太子立，称制——旧注及新出版注本多解作：景帝死的当天，太子刘彻便嗣位为皇帝，王太后临朝称制。它们的根据是：《汉书·高后纪》：“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即吕后）临朝称制。”颜师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称制有代行天子之事，处理国政的意思。校者按：武帝即位时，年已十六，与惠帝崩时之少帝不同，母后干政，不一定要临朝称制。《高后纪》原文有太后临朝称制明文，吕后是称制的主位；这里称制显然以太子为主语，一不合。再者，吕太后尚在，王后不能越次称制，下文，请毋奏事东宫而吕太后大怒，可证。《史记》武帝即日称制，盖与古礼諱闇三年之言不合，故记其事如此，附记以供参考。

⑯所镇抚句——《汉书》作“上所镇抚”。多用田蚡宾客的计策（同“策”），对当时的政局有所镇抚。镇，镇定。抚，安撫。

侯^①。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②，卑下宾客^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④，欲以倾魏其诸将相^⑤。建元元年^⑥，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⑦。籍福说武安侯曰^⑧：“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⑨。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⑩，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⑪，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弔曰^⑫：“君侯资性喜善疾恶^⑬，方今善人誉君侯^⑭，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⑮，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⑯！”魏其不听。

①周阳——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周阳是汉侯国，故治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属河东郡。又《水经注》“涑水”条：“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稷谷。（注：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西过周阳邑南。（注：其城南临涑水，北倚山原。《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汉景帝以封田胜为侯国。……）”

②新欲用事为相——即“新用事，欲为相”的意思。言田蚡刚刚掌权就想做丞相。

③卑下宾客——对待宾客非常谦恭，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卑下”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宾客”是宾语。但“卑下”不是及物动词，对于“宾客”这个宾语没有一般的支配关系。“宾客”只是“卑下”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对象。在古汉语中，与“礼贤下士”同是特殊的动宾关系。

④进名士家居者贵之——与前第二页第八注的意思和句法都相同。

⑤倾——有压倒、超过诸义。

⑥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我国封建帝王用年号来纪元自此始。

⑦议置丞相、太尉——考虑重新并设丞相和太尉。按：丞相卫绾因病离职，故而出缺；至太尉则因景帝时一度废去此官，至此始考虑复设，一并商量人选。

⑧籍福句——籍福，当时往来豪门的著名食客。

⑨今将军四句——将军，《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称蚡为将军，史駁文（文字杂乱不纯之意）。即，即使。校者按：将军之称，始于《左传》昭二十八年晋人称其执政魏献子，后此遂为尊称，犹汉人称公，其人不必为三公。《战国策》有称张仪为将军，《史记》廉颇称藺相如为将军，此仍其习惯，不必以为駁文。

⑩尊等——犹“其尊相等”，地位的尊贵是相等的。

⑪微言太后风上——委婉地对王太后说，让王太后向武帝暗示。全句的完整句式应为：“武安侯微言于太后，使太后风上。”

⑫因弔——顺便警告。弔，有提醒、警告、劝诫诸义。魏其为丞相，当不当弔，籍福的作风因袭战国纵横家。

⑬君侯侯——侯，其人受封之爵。君侯，对列侯的尊称，用有上为君之义。资性，天性。喜善疾恶，喜欢好人，厌恶坏人。疾，同“嫉”。

⑭善人——隐指田蚡。这表明籍福意图拉拢要挟与田蚡，改善两人间关系。

⑮且——又将。

⑯恶人众数句——坏人多，也将要毁谤您。您能够同时宽容好人坏人，那么您的相位就可能幸运地保持得长久些；不能宽容的话，马上就会因为别人的毁谤而失掉相位了。且，将。今，即，立刻的意思。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①，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②，王臧為郎中令^③。迎魯申公^④，欲設明堂^⑤，令列侯就國，除關^⑥，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⑦。舉適諸竇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⑧。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⑨。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⑩，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⑪，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⑫。及建元二年^⑬，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⑭。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⑮，武彊侯庄青翟為

①儒術——儒家統治的辦法，就是孔子一派的政治主張及其措施。

②推轂句——轂(gǔ古)，本是車輪中心的軸，“推轂”，即指推車。這裡引申為“推荐”的意思。趙綰，代人。王臧，蘭陵人。兩人都是大儒魯申公（見本頁第四註）的弟子，為有名的儒者。御史大夫，與丞相、太尉同屬三公。漢代，丞相多由御史大夫升任。

③郎中令——本秦官，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勳通闕，宮門。其官掌宮殿門戶的保衛。

④魯申公——名培，是當時魯國著名的大儒，以治《詩經》見稱于世，《魯詩》就是由他所傳。趙綰、王臧既為漢廷大官，請天子欲立明堂（見下註）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武帝使使迎申公，問以治亂之事，以為太中大夫，議明堂事。後趙綰、王臧得罪自殺（見下文），申公亦以疾免歸魯，數年卒。事詳《史記·儒林列傳》。

⑤明堂——傳說中盛世帝王的大禮堂。古代大祭祀、朝諸侯以及養老尊賢等大典禮都是在明堂里舉行的。（案明堂之說不一，有的說是明政教之堂，所以朝諸侯；有的說是天子的太廟，所以重祭祀；有的說就是太學里的辟雍。因此在當時屢議不能就事。）

⑥令列侯就國除關——要諸侯各歸封國，除去稽查出入的關禁，以示天下一家。案漢代列侯都有封地，但本人仍居留在京里，不願就國。文帝二年和三年都曾下詔令列侯就國，迄未實現，故此時又重申前議。（參閱楊樹達《漢書窺管》）除關禁與令列侯就國是兩項建議中的措施。

⑦以禮為服制兩句——以禮為服制，按照古代的禮法等級來規定吉凶服裝的制度，使尊卑上下有別。這是當時賈誼、董仲舒等的共同主張。以興太平，謂採取以上四項措施，便可以興起太平之治了。

⑧舉適兩句——檢舉揭發所有竇姓及劉姓宗室當中品行不好的人，除去他們在宗正所掌名簿上的名字。適，音義并同“謫”。舉適，檢舉，揭發。諸竇，指皇帝外家竇姓一族中的人。宗室，指皇帝同族中的人。母節行，沒有好的品質和行為。案此句猶“舉適諸竇及諸劉當中母節行之人”。屬籍，宗正卿所掌管的宗室及外戚名簿。

⑨列侯多尚公主兩句——尚公主，娶公主。封建時代娶皇帝的女兒，不敢稱“娶”，而稱“尚”。“尚”同“上”（如《墨子·尚同》之“尚”），所以引申為高攀門第以結姻親的意思。不欲就國，不願意離開京師回到自己的封國。

⑩黃、老之言——黃帝、老子的道家學說，即下文“道家言”。

⑪務隆推儒術——務，專講究；堅決。隆推，盛贊；抬高。

⑫滋不說——越來越不高興。滋，更加；愈益。說，意義并同“悅”。

⑬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⑭請無奏事東宮——請求政事不要對竇太后奏知。無，通“勿”。東宮，也稱東朝，因太后所居長樂宮在當時大內的東部，故稱。

⑮柏至侯許昌——高祖功臣許溫（《漢書》作許盎）之孫，襲祖封為侯。柏至，《漢書·地理志》載，不詳何地。

御史大夫^①。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②，天下吏士趋势利者^③，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④。

建元六年^⑤，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⑥。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⑦。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⑧。

武安者，貌侵^⑨，生贵甚^⑩；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⑪，蚡以肺腑为京师相^⑫，非痛折节以礼詘之，天下不肃^⑬。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⑭，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⑮，权移主上^⑯。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

①武彊侯庄青翟——高祖功臣庄不識之孙，袭祖封为侯。武彊（同“强”）故城在今河北省武强县东北。翟，音（dí敌）。作姓时，音（Zhái宅）。

②数言事多效——屡次对国事提出意见发生效验。多效，谓见听用。

③天下士趋势利者——即趋势利之天下士。趋势利，趋炎附势的意思。

④日益横（hèng亨去）——一天比一天驕横了。

⑤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⑥坐丧事不办，免——因为没有把竇太后的丧事办得好，因而免去本职。坐，因为某事过错而受处分。不办，没有办好。

⑦大司农韩安国句——大司农，本为秦之治粟内史，为九卿之一，掌谷货（财政）。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改为太司农。这时不当有此称，大约是追书之辞。韩安国，字长孺，梁人。初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他为梁拒吴兵于东界，由此名显。武帝时由大农令迁御史大夫，后为卫尉。会匈奴大举入侵，他为材官将军，屯渔阳。因败受责，徙屯右北平。竟因忧郁呕血死。事详《史记·韩长孺列传》。

⑧天下士两句——天下士是指士人。郡国诸侯是指郡和诸侯，也就是郡的长官和国的诸侯王。一说：士通仕，读为一句，指天下之仕于郡、国及诸侯者。诸侯谓王国。

⑨侵——也作“寝”，短小；丑陋。

⑩生贵甚——由于出生非常显贵。因为田蚡为帝王的外戚。

⑪富于春秋——年龄很轻。枚乘《七发》：“方富于年。”李善注：“凡人之幼者，将来之岁尚多，故曰富也。”春秋，即年岁。

⑫蚡以肺腑为京师相——肺腑，犹言“心腹”，因田蚡为皇帝的至亲，故云。京师相，即丞相，属中央政府。称京师相是为了区别于宗室各诸侯王国相。

⑬非痛折节两句——痛，狠狠地。折节，彻底改变作风。（一说：折节作及物动词，作“降低别人身分”解。）以礼詘之，用礼法来屈服诸侯王等。詘，同“屈”。肃，敬畏，伏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彻底改变作风并用礼法来压低诸侯王的气焰的话，天下人是不会敬畏的。

⑭坐语移日——坐在那里谈话一谈总是老半天。移日，日影移动了位置，表示时间相当长。

⑮起家至二千石——从家居之人平地提陞到二千石的官位。案汉禄秩之制凡十五等，二千石属第三等，太子太傅以下至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长官及地方长官（郡国守相）皆二千石。

⑯权移主上——犹权倾主上。言田蚡竟将皇帝的权柄移到自己手中。

吏^①。”尝請考工地益宅^②，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③！”是后乃退^④。尝召客飲，坐其兄盖侯南乡^⑤，自坐东乡^⑥，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⑦。武安由此滋驕^⑧，治宅甲諸第^⑨，田园极膏腴^⑩，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⑪。前堂罗钟鼓，立曲旃^⑫；后房妇女以百数^⑬。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胜数^⑭。

魏其失竇太后^⑮，益疏不用，无势。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⑯，惟灌將軍独不失故^⑰。魏其日默默不得志^⑱，而独厚遇灌將軍^⑲。

①除——旧說是除去故官換新官，后来便以新授官职叫“除授”，或单称“除”。已尽未，犹“已尽否”，已經完了沒有？

②嘗請攷工地益宅——攷工，少府（本秦官，汉因之，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所屬的攷工室，督造器械的官衙。益宅，扩展自己的住宅。

③君何不遂取武庫——你何不就連武庫也要了去！武庫是国家收藏兵器的庫房，武帝怨田蚡貪得无厭，故如此說，意思有你想造反么？

④是后乃退——从这以后，田蚡的驕橫行为才稍稍收斂一些。

⑤坐其兄盖侯南乡——註他的哥哥盖侯朝南坐。盖（ge蛤）侯，王信，已見第四頁第五註。盖县故城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八十里。乡讀如“向”。朝南坐位次比朝东坐为下，参閱《項羽本紀》鴻門宴节。

⑥自坐东乡——自己朝东坐。顧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东向坐》条云：“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而南乡特其旁位，……故田蚡以处盖侯也。”参閱《史記·南越列傳》王太后置酒一节及《項羽本紀》。

⑦私橈——橈(nǎo挠)，屈。句意是汉相地位尊貴，不能因为自己哥哥的私情而屈尊降貴，註哥哥坐在自己上座。

⑧滋驕——愈加驕縱。

⑨治宅甲諸第——修造的住宅为所有貴族第宅之冠。甲，头等，这里作動詞用，引申为超过一切的意思。

⑩膏腴——肥沃。

⑪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派到各郡县去采买器物的人在道路上接連不断。市，動詞，也是“买”的意思。属（Zhǔ嘱），（原讀入声），連接。

⑫前堂两句——鍾，同“钟”。曲旃，用整幅帛制成的曲柄旌旗，是王者招士时所用。以丞相而建曲旃，是僭越不法的。

⑬以百数——用百来計数。也就是說有几百名。

⑭諸侯两句——奉，献。金玉，指珍宝。狗馬，指活的玩意儿。玩好，指古玩陈設。不可胜数，数不清；胜字讀第一声。

⑮魏其失竇太后——魏其侯失去了竇太后这个靠山。案当时竇太后已死。

⑯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竇嬰門下的宾客漸漸地自动走开，对竇嬰的态度也怠惰傲慢起来了。自引，自行引去。

⑰不失故——不改变原来的态度。故，名詞，旧情；故态。

⑱日默默不得意——每天悶悶不乐。默默，心中不得意而口中說不出的样子。《汉书》作墨墨，《史記·賈誼傳》作嚶嚶，字均通。

⑲厚遇——厚待。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①。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②，得幸^③，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④。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⑤，屬太尉^⑥，請灌孟為校尉^⑦。夫以千人与父俱^⑧。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⑨，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从軍，有死事，得与喪归^⑩。灌夫不肯随喪归，奮曰^⑪：“愿取吳王若將軍頭^⑫，以報父之仇！”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愿从者數十人^⑬，及出壁門，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⑭，所杀伤數十人。不得前，复馳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⑮，独与一騎归。夫身中大創十余^⑯，适有万金良藥^⑰，故得无死^⑱。夫創少瘳^⑲，又复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⑳，

①潁陰——汉置县，属潁川郡，今河南省許昌县。

②潁陰侯嬰舍人——潁陰侯，灌嬰，睢阳（秦县名，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从刘邦起兵，以功封潁陰侯。吕后死，与陈平、周勃共誅諸吕，立文帝，进太尉，不久代周勃为丞相。舍人，家臣。

③得幸——得到灌嬰的宠信。

④蒙——冒。

⑤灌何——灌嬰之子，袭封为侯。

⑥属太尉——隶属于太尉周亚夫的部下，将兵击吳。

⑦請灌孟为校尉——要求灌孟担任校尉。校尉，將軍部下分五校尉，掌兵馬。

⑧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夫率領一千人和他的父亲一起去。以，介詞，等于“与”，这里有“率領”意。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宾語限于跟“人”一类的名詞。

⑨灌孟四句——灌孟年紀老了，灌何一再請他担任校尉之职，才得到同意，因此灌孟郁郁不得意。史公写他負气的性格，說他战斗时所以常常向敌人力量最坚强的地方去冲锋陷陣。彊，同“强”，讀第三声，有勉强、一再的意思。坚，指敌军布置兵力最坚强的地方。

⑩得与喪归——可以陪同死者的遺骸还乡。与，讀去声，陪同。喪，灵柩，讀第一声。

⑪奮曰——奮然說道。奮，慷慨激昂的样子。

⑫愿取句——希望夺得吳王或吳軍將軍的头。若，或。一作“与”解（如《尚书·召誥》：“旅王若公。”）。《礼記疏》“若是不定之辞。”

⑬募軍中句——召集军队当中平时与他交好的、或自愿跟他同去的壯士几十人。“所善”、“愿从”都是修飾“壯士”的成分。

⑭独二人两句——只有两个人和从属于灌夫的部下的奴隶十余騎跟随灌夫迅疾地冲入吳軍陣地，一直到达吳軍將軍的旌旗之下。从奴，指发配在灌夫部下的軍徒（因罪没入官中充軍役的人）。麾下，大將的旌旗；这里“麾下”即指吳軍核心地带。

⑮亡——丧失。（或战死，或被俘。）

⑯身中大創十余——身上負了重伤十几处。中，讀第四声。創，被金属武器斩刺的伤口，讀（Chuāng 疮）（作動詞用时讀第四声）。

⑰万金良藥——极言其为名貴的有效藥物，“万金”的解释不必泥于字面。

⑱故得无死——所以能够不死。“无”在这里作“不”讲。

⑲少瘳——稍微好了一些。少，意义并同“稍”。瘳（Chōu 抽），病愈。

⑳曲折——詳細的情况。

請復往。”將軍壯義之^①，恐亡夫^②，乃言太尉^③，太尉乃固止之^④。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⑤，上以夫為中郎將^⑥。數月，坐法去^⑦。后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⑧。孝景時，至代相^⑨。孝景崩，今上初即位^⑩，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⑪，故徙夫為淮陽太守^⑫。建元元年，入為太仆^⑬。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⑭，輕重不得^⑮。夫醉，搏甫^⑯。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⑰。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灌夫為人剛直使酒^⑱，不好面諛^⑲。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⑳；

①壯義之——即“壯之義之”。壯，欽佩他不畏死的勇氣。義，贊許灌夫為父報仇的孝行。

②恐亡夫——恐怕萬一戰死而失去灌夫這種義勇之士。

③乃言太尉——即“乃言之于太尉”的省略。太尉，指周亞夫。

④固止之——堅決制止灌夫這樣做。

⑤言之上——即“言之于上”的省略。上，皇帝，指景帝。

⑥中郎將——郎中令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

⑦坐法去——因為犯法丟官。

⑧莫弗稱之——沒有一個人不稱贊灌夫。

⑨至代相——做到代國的相。

⑩今上——指武帝。《史記》本文的寫作在武帝時，武帝在位，故稱“今上”。

⑪以為淮陽天下交——淮陽，郡名，其郡治即今河南省淮陽縣。天下交，全國的一處交通要地。勁兵處，產生精銳部队的地方。因為淮陽是“四戰之地”，所以兵士易于有作戰經驗，從而成為勁旅。

⑫徙夫為淮陽太守——把灌夫由代相調任淮陽太守。徙，遷官。守，郡長官，景帝中二年（前148）始更名為“太守”。

⑬入為太仆——由淮陽太守內調到朝廷里來擔任太仆的官職。太仆，九卿之一，掌輿馬之政。

⑭長樂衛尉——掌管長樂宮門屯衛兵的長官，秩與九卿的衛尉同。長樂，宮名，是太后所居的地方，在未央宮（天子所居）東，所以稱做“東宮”。（參閱第六頁第十四注）

⑮輕重不得——《集解》引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漢書·竇田傳》顏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黃侃《讀漢書》、《後漢書》、《札記》云：“《灌夫傳》之‘輕重不得’，仍與《項籍傳》、《張騫傳》諸言輕重者同，此猶今言橫豎不對、左右不是耳，非爭較多寡之謂也。”（載《文史》第一輯）。校者按：不得之得，與申同義。《周禮·師氏》註引杜子春說申當為得，故書中失為得失。輕重不得，猶言輕重不相當。

⑯搏甫——毆打竇甫。

⑰燕相——燕國的相。燕讀第一聲。

⑱剛直使酒——性格剛強直爽，容易發酒風。

⑲不好面諛——不喜歡當面恭維人。

⑳貴戚三句——在右，在上。對地位在自己之上的貴戚以及那些有勢力的人，不願意加以禮敬，一定要壓過他們。“在己之右者”是修飾“貴戚諸有勢”的成分。陵，勝過；壓過。引申有一盛氣凌人不為之下之意。

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①。稠人廣眾，荐寵下輩^②，士亦以此多之^③。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④。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⑤。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⑥。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⑦。潁川兒乃歌之曰^⑧：“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⑨；”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⑩。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⑪。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⑫。兩人相為引重^⑬。其游如父子然^⑭；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⑮。

①諸士在己之左三句——在左，在下。對地位在自己之下的那些士人，愈是貧賤，就格外敬重他們，同他們平等相待。古代尚右，所以以右為尊高，以左為卑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左右”條云：“唐宋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為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則以右為上。科場蒙古、色目人稱右榜，漢人、南人稱左榜，亦右為上也。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給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為上。”“鈞”與“均”通。按古俗尚右，匈奴尚左。唐人沿襲鮮卑族政權習慣改而尚左，古今俗多變化。

②稠人廣眾，荐寵下輩——在人多的場合，灌夫對於下輩總是推荐夸奖，使他們得到光榮。稠，密；廣，多。寵，猶“榮”。下輩，指行輩、地位下於自己的人。

③多之——多，推重。多之，推重他。

④不喜文學三句——文學，指當時盛行的經籍之學。《韓非子》中的文學亦如此解。任俠：說到做到，講求信義，不惜性命，為人打抱不平。已然諾，必定做到答應別人的諾言。已，作“必”解，“已”與“以”通，又與“允”為一聲之轉。“允”當“信”講，“信”有“必”意，指必定踐約。然諾，指已經答應別人的諾言。案灌夫的行為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並非完全值得稱道的。《史記·游俠列傳》說：“至如朋黨宗彊比周，沒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灌夫就屬於這類往往也以任俠自命的人。

⑤豪桀大猾——豪桀（通“杰”），社會上知名之士。大猾，詭計多端的惡霸。

⑥家累數千萬兩句——家財累積達到幾千萬錢，門下食客每天達到數十人至一百人之多。

⑦陂池田園——陂（bēi杯）池，具有堤防的池子，用來蓄水灌溉田畝。橫于潁川，在潁川橫行霸道。潁川，本秦郡，漢因之，今河南省中部和東南部的一大部分皆其故境，該地即灌夫的故鄉。橫讀第四聲。

⑧潁川兒乃歌之曰——潁川地方的小孩便唱出童謠道。

⑨潁水清四句——潁水清時，灌家可以平安無事；潁水渾濁了，灌家就會遭到滅族之禍。（實際意思是說潁水不會常清，咒咀灌家早日族滅。）

⑩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卿相，指三公九卿之屬。侍中，官名，皇帝親近之臣。益衰，日以疏遠稀少。

⑪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引繩批根，郭嵩燾說：“皆攻木之工事。‘繩’即繩墨，謂彈正之。‘批根’者，近根處盤錯，宜批削之也。‘引繩批根’，彈削其不中程度者，蓋當時常語。”這是兩個動賓結構的詞組合為一個成語，這裡作為及物動詞。“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指那些平素仰慕寶嬰而同他結交，後來又因他失勢而愈傲自引的那些勢利小人。是“引繩批根”的賓語。

⑫為名高——用以抬高自己的聲名。

⑬相為引重——互相援引借重。

⑭其游如父子然——他們兩人的交往就像是父子一樣親密。

⑮相得三句——兩人投契，十分高興，沒有一點隔閡，只恨彼此相識得太遲了。厭，就是“饜”字，本是滿足的意思，這裡猶言倦。

灌夫有服，过丞相^①。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②。”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③，夫安敢以服为解^④！请语魏其侯帐具^⑤，将军旦日蚤临^⑥！”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⑦。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⑧，夜洒扫^⑨，早帐具至旦^⑩，平明^⑪，令门下候伺^⑫。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懌^⑬，曰：“夫以服请，宜往^⑭。”乃驾^⑮，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⑯。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⑱。”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⑲，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⑳。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驩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㉑。魏其大望^㉒，曰：“老仆虽棄^㉓，将军虽貴，宁可

①灌夫有服两句——有服，指有丧服在身。《文选》应璩《与满公琰书》（满炳，字公琰）：“仲孺不辞同产（《史记索隐》引作“同生”，义为同胞）之服。”李善注：“《汉书》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过丞相田蚡。……”知有服是指因姊死而服丧。过，读第一声，拜访。

②吾欲两句——我想同你一道去拜访魏其侯，恰巧你在服丧期间，有所不便。会，恰逢。仲孺，灌夫的表字。《礼记》：“大功，人召之食不往。”

③幸临况——幸，荣幸地。临，光临。况，赐。幸临况，犹言荣幸地承赐光临。

④以服为解——拿有服在身来作为借口。为解，借口，这里有推辞的意思。

⑤请语魏其侯帐具——语，对某人说，读第四声声。帐，指布置陈设，张帐设宴。具，准备酒食。皆以名词作动词用。

⑥将军旦日蚤临——请你明天早一点光临。“蚤”，古“早”字。

⑦灌夫具语句——灌夫——转告魏其侯，就象他对武安侯所说的一样。这句最后可加一“者”字看，意义较为显豁。

⑧益市牛酒——多买些肉和酒。“牛”指食物，不必泥于字面。

⑨夜洒扫——连夜打扫房屋。

⑩早帐具至旦——趁早陈设起来，直到天亮。

⑪平明——天刚亮。

⑫令门下候伺——吩咐手下管事的人在宅前伺候。

⑬不懌（yì亦）——不高兴。

⑭夫以服为请，宜往——我灌夫有服在身，尚且不嫌，我去邀请武安侯来赴宴，他不能不来。

⑮驾——乘上车子。

⑯丞相两句——特，只不过。戏许，随便说笑似地答应一下。殊，实在。

⑰鄂谢——装做楞住的样子表示歉意。

⑱忽忘——忽，恍惚；忽忘，恍恍惚惚地忘记了。

⑲属丞相——请丞相饮酒。属，（Zhǔ嘱），（古读入声）。

⑳夫从坐上语侵之——灌夫在座位上用攻击性语言向田蚡进攻。“语”字前可加一介词“以”字看。

㉑城南田——城，指京城长安。

㉒大望——非常怨恨。

㉓老仆虽棄——我虽然被棄。老仆原是自称谦辞，但这里含有怒意。棄，被废弃不为朝廷所用。

以势夺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郅^①，乃謾自好謝丞相曰^②：“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③！”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④，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愛數頃田^⑤！且灌夫何与也^⑥！吾不敢復求田^⑦！”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⑧，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⑨”上曰：“此丞相事，何請^⑩！”灌夫亦持丞相陰事^⑪，為奸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⑫。賓客居間^⑬，遂止，俱解^⑭。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⑮，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⑯，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郅^⑰。”魏其

①惡兩人有郅——不願意魏其、武安兩人彼此之間有嫌隙。郅，同“隙”。

②謾自好謝——謾，胡亂編了一套話。好謝，用好言好語來婉轉回復。

③魏其老且死三句——魏其已老就要死了，等他死再要田并不难，姑且等待一些時候吧。

④實怒不予田——事實上是憤怒而不肯把田給自己。

⑤魏其子嘗殺人五句——魏其侯的兒子曾經殺人，是我田蚡救了他的性命。我田蚡服事魏其侯，沒有一樁事是未辦到的，他魏其侯為什麼吝惜幾頃田呢！活，致使性動詞。活之，就是使他活。之，指魏其之子。愛，吝惜。

⑥且灌夫何与也——況且灌夫為什麼也要從中干預這件事呢！“何与”後面可加“其事”兩字看。一說：況且灌夫什麼事呢！（等於“且何与灌夫耶？”）

⑦吾不敢復求田——我不敢再向魏其求田了！這是在極其憤怒的情況下說的反話，實際意思是說：“難道我就不敢再向魏其要田了嗎！”

⑧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元光，武帝的第二個年號。據梁玉繩考證，這裡的四年應為二年，那麼下文的五年就應為三年。

⑨民苦之，請案——老百姓感到很痛苦，請求皇帝准予查辦。苦，這裡作意謂性動詞。與《陳涉世家》：“天下苦秦久矣”的“苦”用法相同。苦之，對灌夫家橫行霸道所造成的苦難不堪忍受。案，動詞，作查辦解，後面可加一“之”字看。

⑩何請——即“請何為”，意即何必請示呢？這兩句意為查辦是你作丞相的職權內事，何必請示呢！

⑪持丞相陰事——挾持了田蚡不可告人的秘密作把柄。

⑫為奸利兩句——為奸利，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財利。案《史記·韓長孺列傳》載韓安國“坐法失官，居家”，乃“以五百金物遺蚡”，田蚡於是向王太后說情，“即召以為北地都尉”。又載王恢敗於匈奴，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田蚡乃為之向王太后說情。（但因武帝不準，王恢終於自殺。）受淮南王金與語言，接受淮南王的賄賂，並和他說了不該說的話（具體內容見本傳下文）。淮南王，劉安，是劉邦少子劉長的兒子。劉長封淮南王，文帝時因罪自殺，劉安後亦襲封為王。安好學術，曾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亦二十餘萬言，名《淮南王》。（今僅存內篇二十一卷，即內書，有漢許慎、高誘兩家的註本，高註本最通行，叫做《淮南鴻烈解》。）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安的反謀被中郎伍被出首告發，安乃自殺。事詳《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⑬居間——從中調停。

⑭遂止俱解——雙方就停止相互攻擊，都和解了。

⑮取燕王女為夫人——娶燕王劉澤子康王的女兒做妻子。取同娶。

⑯數以酒失得過丞相——屢次因為酒醉失禮而得罪了丞相。得過，猶言得罪。

⑰今者又與夫有郅——近來又和我灌夫有仇隙。郅同隙，已見本頁第一註。

曰：“事已解。”强与俱。飲酒酣，武安起为寿^①，坐皆避席伏^②。已^③，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④。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⑤，武安膝席^⑥曰：“不能滿觴^⑦。”夫怒，因嘻笑^⑧曰：“將軍貴人也，属之^⑨！”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識耳語^⑩，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⑪，乃罵临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囁耳語^⑫！”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宮卫尉^⑬，今众辱程將軍，仲孺独不为李將軍地乎^⑭！”灌夫曰：“今日斬头陷匈，何知程、李乎^⑮！”坐乃起更衣，稍稍去^⑯。魏其侯去，麾灌夫出^⑰。武安遂怒

①为寿——敬酒，有些类似现在的提議干杯祝健康。

②座皆避席伏——滿座的宾客都离开自己的坐席，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

③已——犹言“已而”，过了一会。

④余半膝席——王駿观說：其余一半的人都只是照样坐在那里，連膝也沒有离席。案唐代以前沒有桌椅，都是双膝跪在席上（席地而坐）。也有作“余、半膝席”讀的，意思是說“下席而膝半在席上”。（裴駰《史記集解》引苏林說。）校者按：膝席即长跪而不避席伏，形容余人之怠慢。

⑤起行酒——起身依次敬酒。

⑥膝席——田蚡勉强做长跪姿态，不避席，似恭敬实不敬，又不肯干杯，分明慢待灌夫。

⑦不能滿觴——不能喝滿杯。

⑧嘻笑——强笑，冷笑。

⑨將軍貴人也两句——你將軍是貴人啊，干了它吧！言外之意，正由于你田蚡是貴人，所以才不能飲滿杯。有嘲笑的意思。一說，“属（zhǔ）之”是史家敘事之文，灌夫的話只到“將軍，貴人也”为止。

⑩行酒次至临汝侯两句——挨次敬酒，輪到了临汝侯，临汝侯正和程不識两人在悄悄地附耳談話。次，依次序。临汝侯，即灌賢，是灌嬰的孙子。自灌嬰封潁阴侯，其子灌何及何子灌彊皆袭封，后因灌彊有罪，始絕封。直到元光二年，武帝才改封灌賢为临汝侯。临汝，即今河南省临汝县西北六十里的临汝鎮。程不識，当时名将，与李广齐名，事跡附在《史記·李將軍列傳》中。耳語，靠近耳朵低声談話，俗所謂咬耳朵講話。

⑪无所发怒——即“无所以发怒”，沒有地方发洩他的怒气。

⑫生平三句——你灌賢平时誹謗程不識，說他不值一錢，今天长辈来敬酒，你竟然学女孩儿家咬耳朵唧唧啾啾地私語。生平，平时，素来，一向。直，同“值”。长者，长辈，这里是灌夫对着临汝侯灌賢的自称。灌夫虽是冒姓，但論行輩，夫与灌何同作战过，所以对着灌賢要以长者自居了。女儿，女孩儿家。咕囁（tiezhè帖浙），是形容小声低語的象声詞。

⑬程、李俱东、西宮卫尉——李，李广，东宮，已詳前第六頁第十四註。西宮，未央宮，天子所居的地方。因位置在长乐宮之西，故称“西宮”。卫尉，已詳前第十頁第十四註。时李广为未央宮卫尉，程不識为长乐宮卫尉。

⑭今众辱两句——现在你当众侮辱程不識將軍，难道就偏偏不給李广將軍留些余地嗎？（荀悅《汉紀》在此句下面有“李將軍者，李广也；夫所素敬也。”这几句話。）田蚡想牵引李广来挑拨和折服灌夫，說辱程不識也就等于辱李广。“为……地”，为……留余地。

⑮今日两句——今天就是用刀砍我的头，用枪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管他什么程不識，什么李广呢？陷，穿。匈，同“胸”。这是灌夫憤怒到了无法控制地步时不顾一切后果說的話。

⑯坐乃起两句——坐，座上宾客。起，站起身来。更衣，上廁所（古时如廁必換衣服）。更，讀第一声。稍稍去，漸漸离开。这两句的意思是說，座上宾客看到情况不妙，便站起身来借口上廁所，漸漸离开座席散去了。

⑰麾——同“揮”，揮手示意。